

多角度聚焦贫困山村 近距离体察鲜活农事 故事性思考社会变革

李传锋 / 著

白虎寨



作家出版社



白虎寨

李传锋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虎寨 / 李传锋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1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7075-2

I. ①白…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7703 号

白虎寨

作 者: 李传锋

责任编辑: 史佳丽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96 千

印 张: 28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075-2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传锋 1947年3月生，土家族，湖北省鹤峰县人。当过农民、基层干部，曾任《湖北文艺》编辑部主任、《长江文艺》小说组长、《今古传奇》主编，湖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

长期从事文艺期刊的编辑和出版管理工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中短篇小说集《退役军犬》、《动物小说选》、《红豺》、《定风草》，散文集《鹤之峰》、《梦回清江》、《西望涪水》等。曾获国家“骏马奖”和省市文学奖，其动物小说颇受关注。



李信鋒

日期	白蜡寨	提	粮民村官
天气	十三号	示	

公妹子不会打农药，幸好那些农药部有说明书，药和水怎样兑，还有安全须知，问题出在农药种类太多，
 又是五花八门，你就不知道用哪种合适，只好去向老农。
 前期用石草枯，只杀草叶，太阳下立即见效；草甘膦，毒性很强，打一次管二个月。

稻瘟灵，专用于水稻。

为说，公妹子，千万不要打虫叫气上、棒心。公妹子是一个绝顶

小说主要人物：

- 幺妹子：回乡打工妹，漂亮能干，白虎寨村党支书。
- 春花：回乡打工妹，泼辣直言，幺妹子的得力助手。
- 秋月：回乡打工妹，文静和善，金小雨的恋人。
- 荞麦：回乡打工妹，漂亮能干，当过二奶。
- 向思明：扶贫队员，农艺师，科技副乡长。
- 顾博士：知识分子，搞田野调查。
- 唐先富：村长，秋月之父。
- 金大谷：幺妹子恋人，质朴憨厚。
- 金小雨：知识青年，聪明好学。
- 覃建国：幺妹子之父，转业军人，老村干部。
- 彭长寿：乡长，长期在农村工作。
- 胡喳喳：唐先富妻，老下乡知青，多嘴饶舌。
- 都无队长：春花之父，老队长。
- 金么爹：乡村知识分子，善弹唱，习阴阳地理。
- 幺妹子妈：贤妻良母，好织锦。
- 覃道飞：小光棍，新雇工。
- 苗书记：新来的县委书记。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田园将芜	7
第二章 车匪路霸	46
第三章 电灯电话	74
第四章 腊香请客	98
第五章 清明前后	125
第六章 烈士证书	149
第七章 生祭活丧	166
第八章 古寨新居	186
第九章 北雁南飞	213
第十章 村长进城	233
第十一章 敲梆崖上	254
第十二章 雾里看花	276
第十三章 粮民村官	295
第十四章 驴友事件	313
第十五章 春情山野	335
第十六章 马蜂惊魂	352
第十七章 谁来种田	367
第十八章 寮叶公司	393
第十九章 地隧天窗	416
第二十章 雪后初霁	433

引子

这是一个美妙的冬夜，鼠年腊月的海风腥腥湿湿地吹着，几棵棕榈树兀立在海边，疲惫地摆动着枝叶，夜色把连绵的厂房和拥挤的宿舍笼罩着，万家灯火尽力驱赶着夜色，嘈杂的音响，无尽的喧闹，不时把疲惫不堪的人们逐出梦乡。

这座新兴的城市以极短时间从一个破败的渔港脱胎换骨闪亮登场。人们每时每刻似乎都在追赶着什么，有人在加班，有人在睡觉，有人饕餮而食，有人疯狂做爱，有人在豪赌，有人在挣扎。黑夜出现在这里，似乎毫无必要。国门大开之后，一切都氤氲在大变革、大流动的潮流里，得风气之先的南方云蒸霞蔚，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新兴城市像吸铁石一样，把东南西北那些不安分的各类人才吸引过来。火车呼啸着从全国各地把贫困而饥饿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运送过来，二十年前生育高峰所积蓄的劳动力终于找到了宽敞的出口。每天二十四小时，汽车在发疯似的奔跑，廉价的食物供不应求，商店忘记了关门，银行不得不连续营业。这真是一个奇迹啊！曾经丘岗起伏、人烟稀疏的渔港像涨潮时的礁石很快没入了历史的记忆，高耸的楼房如雨后春笋；祖先熟知的潮汐与农时已被人遗忘，霓虹灯的妖艳使星月失色，也模糊了夜与昼的区别；所有能容人的地方都塞满了人，屋檐下、桥洞中、公园里，到处扭转着生机勃勃的躯体。

当人们都沉浸在发财的梦乡而不辨白昼时，一场罕见的热带风暴不期而至。柔弱的鸟儿们得风气之先倒是早早藏匿了，无所不能的人们却显得惊慌失措，有人急急去追抓随风飘飞的衣物，有人急迫地喊叫着紧闭门窗，大家责骂着气象台的懈怠和无能。公允地说，这不是



白虎寨

气象预报的失误，而是人们只关注稍纵即逝的商机和漫天飞舞的钞票，历来对大自然的预警和气象的测报充耳不闻，直到狂风裹挟着暴雨像魔鬼一样疯狂地敲打着屋顶和门窗，大海咆哮如雷，脚下的土地不住地颤抖，人们这才真正感觉到了末日的来临。

么妹子来广东已经多年了，热带风暴每年都要光顾几次，但今年来得更加生猛、更加决绝、更加势不可当。当风暴肆虐的时候，这些挥汗如雨的打工者，就像漂浮在都市生活之上的浮萍，像断了线的风筝，显得无所依傍。么妹子和姐妹们手拉着手，互相温暖着、支撑着，有人在无助地喊着爹妈，有人在大声哭泣。就是在这一刻，么妹子才感受到了威胁和恐惧，产生了尽快逃回老家的念头。为什么会有这种不祥的感觉呢？事后，么妹子想了很久，难道这是本能？是某种预感，是一种神示？

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安定的年份。热带风暴刚过，另一场风暴又不期而至，这场风暴是从西方的金融界刮起的。首先是美国政府资助的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出现了巨额亏损，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受住房抵押贷款违约成本上升拖累，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融资巨头房地美公司4月12日宣布公司第一季度亏损近百亿元，并将向政府寻求61亿美元的额外援助。此前，它的同门兄弟房利美已经向政府提出了再要19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中国人当时能看懂这场风暴的人还不多，就像预测地震一样难，人们正沉浸在一种大干快上的酣畅气氛之中，生意人满世界跑来跑去，公务员在电脑里炒股，农民离开了土地，学生们拥出了课堂，人人都漂浮在温热的水中，争先恐后地向着五光十色的彼岸游去。爱看报纸的么妹子看不懂什么房地美房利美，她心中的“房地美”，就是房子和土地很美，如果有一天能在城里买一套房子那就更美。她只当隔岸观景，觉得资本主义就是名堂多，是在变着法子赚钱，也就没把这些消息当回事。到了次年4月，报上就说“房地美”的高级副总裁兼代理首席财务官自杀身亡！此人只有41岁哟，成熟男士啊，钻石王老五啊，高富帅啊，真可惜！么妹子和她的姐妹们顽固不化，只关注着房子与土地之美，报上

说，美国有一幢小别墅只卖一美元，还没有人敢买，这账就叫精明的人怎么也算不过来，要是在中国，么妹子加一万美元也要把它买了，让老爸老妈当一回城里人。深圳的海景房每平方米早已经突破了二万，跟王府井、上海滩差不多，属于中国最贵的房产了，一般打工者一年的劳作买不起一个平方米，大家只能把买房当作谈资、当作美梦。

那些曾经令人十分羡慕的所谓“两头在外”的工厂，几乎一夜之间全都患了重感冒。欧美一方的订单急剧减少，一些工厂开始裁员。么妹子平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厉害，近邻一家很大的玩具厂突然宣布破产了。紧接着，昌华鞋业的生产也明显起了变化，老板不再安排工人加班。每天没完没了的加班曾是大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曾经吞食了多少年轻人的健康和乐趣，一听说不上班了，个个欢呼雀跃，打牌、玩球、逛街呀、喝酒哇、拍拖呀、玩电脑，这些无忧无虑的鲜活的生命像满城的木棉花一样尽情开放。可没过几天，告示贴出来了，不仅不需要加班了，正常工班也减少了。机器的轰鸣停滞不前，生产慢慢变成了等米下锅，一个幽灵开始到处游荡，它有一个很吓人的名字，叫“经济危机”。

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美国“房利美”、“房地美”两家公司倒闭的消息，接着中国也有公司倒闭了，有人跳楼了，有人讨薪了，有人绑票了……

么妹子第一次失业了，不，那不叫失业，那叫没事干。但眼下这种没事干和村里没事干根本不同，乡下的农闲是一种美妙的松懈，城里的失业是一种失去生活保障的焦虑。么妹子拿出手机，想给妈妈打个电话，但当她将手指压在号盘上时才想起白虎寨是不通手机的，不仅不通手机，时断时续的摇把子电话也只是一部。

当年，是一种冲动、一种向往、一种无奈，几个山里村姑相约南下打工，她们第一次来到城市，就像大森林里的几只小鹿突然闯到了车水马龙的街头，惊恐、慌乱，什么都感到陌生，没有熟人，也没有依靠，但有无尽的激动和梦想。么妹子看到有人一面走一面喊喊叫叫

白虎寨

打手机，就十分地羡慕，心想，我赚到钱了第一件事就是买个手机，每天给妈妈打电话。她们找工作倒是十分顺利，从车站一出来就被人接走了，是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包吃包住，试用半年。她们庆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能够在这个城市里站住脚。她们怀着感恩之心，像在家里做家务一样，卖力地干、认真地干，希望按期转正。转正曾经是干部们的专用名词，现在用到了打工者身上，很时髦、很给力，可是，半年不到，她们就莫名其妙地犯了规，当然也就不能“转正”了。当她们分文未得来到大街上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白干了半年！她们万万想不到，这是不良老板的诡计，他们利用民工求工心切，把人招进来，免费吃住，拿那些不需要什么高技术的事让你拼命做，过一两个月，最多半年，随便找一个茬，就把你除名了，然后再去车站拉一批人来接着干。新来的打工仔本就卑怯，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的还真以为是工厂管理严格，只好忍气吞声。据说，有的老板几年下来，除了简单的食宿开支，根本就不曾开过工钱。

那一天，昌华鞋业厂长的助理开着车在街道上走，么妹子几个人横穿马路，厂长助理刹车不及，就把人给撞了。倒在地上的的是荞麦，荞麦倒在地上就人事不省，么妹子、春花、秋月围着她，又是掐人中，又是哭喊，许多人围过来看热闹，厂长助理从车上下来，酒意朦胧，站在旁边手足无措。就有人喊：“还不快送医院！”几个人三脚两手就把荞麦弄上了车，三个姑娘也挤上了车。那时也不知道报警，谁知车子几颠几簸，荞麦就醒过来了，到了医院一查，只有外伤，止血、缝针，山里女人皮实经踹，她居然无大碍。厂长助理的酒早吓醒了，他让荞麦活动活动身子，走几步，真没事！是春花首先发现行李丢了，要回去找，厂长助理悻了半天说，回去找也找不到了。问了这几个姑娘的情况，便知道了她们的经历，就把她们一起带回了工厂。

昌华鞋业，两头在外，主要是来料加工，给欧美的老板生产鞋子。么妹子在白虎寨见过草鞋、钉鞋、布鞋、木鞋，到了昌华鞋厂，可是大开了眼界，没想到外国人竟然会在一双臭脚上做出如此丰富的大文章。听听鞋的名字吧，什么阿迪达斯、匡威、佰式蜻蜓，什么耐

克、彪马，还有什么欧维斯女鞋，什么迪乐尼童鞋，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名牌都能在这里生产。平时只知道鞋分男式女式，成人鞋和小孩鞋，棉鞋或单鞋，大不了再分个新娘子的妆新鞋、老人的妆老鞋，在这里却分为休闲系列、运动系列、拖鞋系列、凉鞋系列、正装皮鞋等等，各种材质、各种颜色、各种面料、各种款式、各种规格，应有尽有。

几年下来，厂子扩大了，幺妹子的心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大了。正当美好的愿景在这群乡村姑娘面前徐徐展开之际，这场荡涤世界的经济危机不啻天降横祸。恐慌开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漫漶，有的老板看看形势不妙，干脆卷款逃跑了。昌华鞋业隔壁有个厂，老板是日本人，他偷偷地把房子卖了，把车也卖了，留下几百个工人、三百多万元债务，拖欠了五百多万元工资，悄悄跑了。几百号工人拿不到工资，就守住厂子，谁知厂子是租来的，还欠着别人几个月的租金呢。没有办法，工人们就去找市政府，坐在政府门口不肯走。有一天，香港朋友给昌华鞋业的老板打电话，被幺妹子听到了。那个朋友在电话中劝张总说：“你赶快把车子、房子卖了走人吧，这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超过以往，你再撑下去，恐怕就两手空空了，还要背一身债！”幺妹子不动声色，她串联了几个中层干部，派人紧盯着张总，防止他跑了。张总跟大家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跑，我张某做事，一向对得起天地良心。”但大家还是不相信，资本家有几个是讲良心的？

幺妹子明白，要想拿到工钱，就离不开张总，只要张总还在厂里，就有一线希望，因此，保护好张总的安全，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大家看到，张总坐在办公室里，两眼望着天花板，已经一天一夜，不吃不喝，烟却抽了几包。幺妹子去食堂买了盒饭，亲手送给张总，张总看了一眼，说了声谢谢，不吃。有人给他叫了外卖，他也是说声谢谢，仍然不吃。上千万的财富说没就没了，像做梦一样。听说，又有人跳楼了，原先只有员工跳楼的，现在老板也有跳楼的！但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老板跳楼，就有人把楼上的门窗都钉了。鞋厂一片混乱，有人在暗中偷窃，有人在发泄破坏，还有人准备绑架张总，



白虎寨

么妹子在这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有人看见张总出了门，她就安排几个人跟上去。张总没有去跳楼，也没有去投水，更没有外逃，他去了车库，把他坐了两年的爱车仔细擦拭了一遍，牙一咬，卖了，接着又把在大梅沙海湾的一套海景别墅也卖了，回来就把工人们召集起来，给大家鞠了一躬，说：“我张某对不起你们，这几年，是你们帮我发了财，你们都是我的好员工，现在，我的厂子垮了，让你们失去了工作，我对不起你们。”大家听他这样一说，受了感动，厂子都垮了，老板却卖了自己的车和房子，给我们发工资，天下少有这样的老板。大家就说：“张总，是我们对不起你，我们小看了你，还派人成天盯你。”又有人说：“这经济危机又不是你造成的，我们都是受害者。”张总就对大家说：“今后如果有我东山再起的日子，还是希望和你们一起干，我这里留有你们的名录、电话和通讯地址，一有消息，我会找你们。”

第一章 田园将芜

—

金么爹看见两个儿子都回来了，很是惊奇，不是说好了进城打工去的吗，怎么又回来了？就问：“看了又看的好日子，怎么又跑回来了，没赶上车？”

大谷有些躲躲闪闪地说：“爹，因为，我们不出去了。”

因为你不出去了，所以你不出去了？金么爹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两个狗杂种，哪里像个男人！麻雀儿长大了嘛也要往外飞，你们就像孵蛋的母鸡，赶也赶不出窝。”

金小雨也不分辩，只是轻轻说：“爹，么妹子回来了。”

金么爹一听么妹子回来了，先是一惊，这丫头出去几年没回来，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他朝大谷投去一瞥，想了想，又对金小雨吼：“那你呢？你为什么不出去，是哪个要你也留下来？是狐狸精还是黄鼠狼子？”

小雨哭笑不得，爹爹说的意思，是说你哥哥嘛是因为么妹子回来了，人家是在谈朋友，你呢？你跟谁在谈朋友？你留下来干什么？金小雨和秋月之间的关系还处于模糊状态，还没有明朗化，所以，金小雨只好跟爹爹打哈哈，就说：“爹，我和哥都舍不得你老人家哩。我们要是都走了，没得人侍候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听到这里，金么爹把眼朝他一翻，小雨自知说了不吉利的话，连忙改口说：“啊，啊，三病两痛，万一有个三病两痛，我好在身边给您递一碗水喝呀。”

金么爹在寨子里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他曾经当过民办教师，搞过赤脚医生，出去修过鸭官铁路，搞过宣传队，跟一个老艺人学弹三弦，却把人家的孙女儿“弹拨”跑了，他还会当知事客，会理发、写对联、玩罗盘、掐日看时，乱七八糟的书读了不少。金么爹虽说生在农村，却不爱种田。他属于中国农村最早不想种田却又没能进城的农民之一。他见异思迁、喜新厌旧，十八般武艺样样不精，这样就造成了他经历的丰富和命运的不济。他“弹拨”回来的那个老艺人的孙女儿一直做他的堂客。那女人在这十里八乡不打下班，不多不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后来因为节育手术做得不好，卧病在床，拖了些年，扔下他们爷仨走了。临走之时，她拉住丈夫的手，指着两个儿子，眼泪直流。每每想起爱妻，金么爹就会长吁短叹，烟不抽、饭不吃，抱着个三弦紧弹慢弹。此后，他既当爹又当妈，本想再续一个弦，又怕得不得前娘儿，就这样拖下来了。现在，听到一双儿子巴皮巴肉的话，嘴里在骂，心里却是无比的慰藉。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杂种们给我听好，我也老了，搞不动了，你两弟兄不出去打工，哪来的钱修屋，哪来的钱讨堂客？你爹没什么大本事，就别指望我了。”

金小雨就说：“我就找个有屋住的人家去上门，免得自己修。”金么爹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就开骂：“你这没志气的东西，赵寡妇家有房子，你去不去？”金小雨没大没小，就顶他一句：“爹，我看你去她家上门还是蛮好的，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赵寡妇其实是一个好女人，男人出去打工，一去十年，是死是活，杳无音信，她还是守护着那个房子，守护着那个身子，等待着男人回来。金么爹曾经打过她的主意，春天带着儿子去给她家犁地，秋天帮忙收苞谷、挖洋芋，冬天，给她背柴薪，赵寡妇说了许多感激的话。金么爹说，你别净说些空话感谢我，来点实际的，她只是笑。他几次半夜跑去叫她的门，叫不开，搞急了，还被她放狗赶了回来。对这事，金家三个男人心照不宣。金大谷听着小雨和爹爹打嘴仗，暗自好笑。

么妹子是真的回来了。几年前，走出大山的时候，几个姑娘是带

着一身的泥尘、怀着发财的愿望，义无反顾地朝山外走去。春花提了一包煮熟的土豆作了大家的午饭，么妹子穿着自己做的千层底布鞋，秋月还是一副胆小如鼠的中学生样，还有荞麦，四个单身女，透露着拘谨和约束，她们是怀着一颗颗惴惴不安的心，瞪着惊慌、害怕而又向往的双眼，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向那未知的山外的。她们出去打工，已经几年没回来，当她们终于爬上敲梆崖，第一眼看到了村子，看到了自家的吊脚楼，看到了路边熟悉的小树小草，无限的亲情油然而生。

妈妈正站在家门口，么妹子喊了一声妈，看见妈妈温柔而慈祥的目光，心头不觉颤了几颤，就扑了上去。妈妈似乎老了许多，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么妹子用手去摸妈妈的头发，头发枯硬，好像很久没用过洗发水了。么妹子拉住妈妈的手，感觉那手像锉刀一样。母女俩说了一阵话，么妹子就直奔里屋来到爹爹床前。爹的床头一团糟，又脏又乱，还有臭味。可能是在城市里住久了，么妹子对眼前的一切有些不大习惯了，地面灰尘多，水缸里有水垢，开水瓶外面黑乎乎的，脸盆里的污垢看了让人难受……她去火坑里弄了点火灰，再用苞谷芯子擦了擦，用水冲了，舀了半盆冷水，又加了些开水瓶里的水，去给爹爹擦脸。那手巾也乌黑如抹布，她咬了咬牙，知道自己又回到了原先的家中，回到了从前的日子。她给爹洗呀洗，洗了脸又洗手，一边洗，不觉就流下眼泪来了。

从么妹子记事起，爹爹覃建国好像就在当村官，组长、队长、村长、支书，他把一切家务都交给妻子，把这个全中国最小的蚂蚁官当大官来做。妈妈多次说过爹爹的故事，爹爹祖上是长工出身，家里很穷，土改时才分了地，后来，县里来干部驻村，也经常住在他们家。“文化大革命”中受伤的老赵被人悄悄送上了白虎寨，也躲在覃建国家里。么妹子妈依稀记得。武斗停止了，要搞“三结合”了，老赵要回县里抓工作了，临走，他泣不成声。有人说：“赵书记，你再要是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还来我们白虎寨啊。”年轻的赵书记真诚地说：“等天下太平了，我要帮你们修通这条公路。”这是一个县委书记当着太阳给白虎寨许下的大愿，但那个时候，通不通公路区别也不